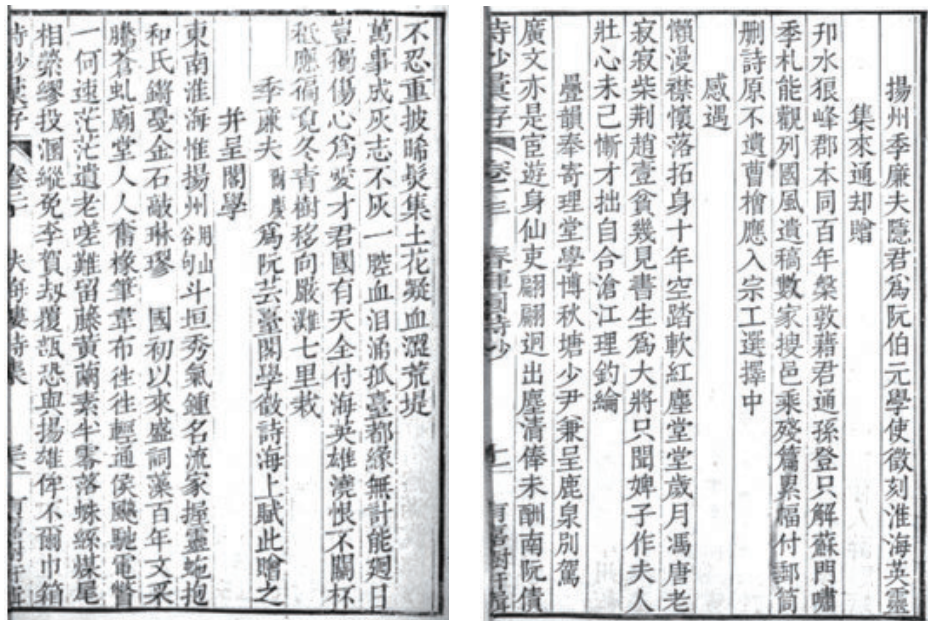


轶闻掌故

崇川往事

《淮海英灵集》征诗通州(中)

□徐继康



《崇川各家诗钞汇存》中刊载孙奎与李渔衫的诗作。

婚后仅一年,刘椿龄夫妇就去世了,约在嘉庆二十二年。徐宗干感慨地说:“逾年,岳父母相继歿,花团锦簇世界,一瞬土崩瓦解矣。”他岳母去世前,曾将刘椿龄生前佩戴的一件玉稳步赠送给徐宗干。后来这件稀世之珍历经大火和丢失等种种磨难而完好无损,徐宗干感慨“此物不知历几劫矣”,遂作《古稳步记》以记之。与这块顽强的玉佩件相比,刘椿龄留在历史中的痕迹则脆弱许多。

他为《淮海英灵集》征诗,除了阮元本人,还未见有其他文字记载。而季尔庆来通征诗的事迹,倒是屡见于诗文,孙奎的《春晖园诗钞》中,就有一首《扬州季廉夫隐君为阮伯元学使征刻(淮海英灵集)来通却赠》:

邗水狼峰郡本同,百年槃敦藉君通。孙登只解苏门啸,季札能观列国风。遗稿数家搜邑乘,残篇累幅付邮筒。删诗原不遗曹桀,应入宗工选择中。

季廉夫就是季尔庆,他是泰兴人,泰兴今属泰州,在清代中晚期却为通州辖地。所以,季尔庆是通州人。在《崇川咫闻录》卷七中,有对他的记载,还特别提到了孙奎这首诗:

季尔庆,字廉夫,泰兴县人,贡生,客游四方,名公卿争延致之。入都,馆纪晓岚宗伯家最久,从宗伯至滦河为校书之役。阮芸台宫保选《淮海英灵集》,为征诗各郡,搜罗遗逸,厥功尤钜,孙斗泉赠诗有“孙登只解苏门啸,季札能观列国风”之句,著《静思堂稿》六卷。

季氏是泰兴的名门望族,堪称“累世簪纓”,季寓庸、季炯、季开生、季振宜、季惇大等名人辈出。季尔庆便是有“大清开国第一谏臣”之称的季开生的四世孙,光绪《泰兴县志》记载他“少负清誉”,除了《静思堂稿》外,还著有《静思堂集》二十五卷、《廉夫诗稿》六卷。他曾馆于纪晓岚家,两人关系极佳,时相唱和。纪晓岚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《槐西杂志三》中,收录了季廉夫所讲两则红衣女鬼的故事。阮元与季尔庆关系也是非同一般,早在阮元任

山东学政期间,季尔庆与焦循等就相随幕中。阮元改任浙江,季尔庆亦随赴杭州,经常一起联翩聚吟,所写的《芸台先生招饮湖心亭和子白韵》诸诗,便是雅集的记录。阮元编刻《淮海英灵集》时,选季尔庆为之征诗,是极有眼光的。季氏不仅以字画古董收藏闻名海内,如一代名迹《神龙兰亭》《富春山居图》为嘉树堂的镇宅之物,藏书更是称雄天下,毛晋“汲古阁”、钱谦益“绛云楼”、钱曾“述古堂”、赵氏“脉望馆”的许多珍贵古籍都归了他家,时有“藏书天下第一”之美誉。同时季家的著述也很多,仅诗文集就达数十种。编纂诗集,那更是他家的拿手好戏,皇皇巨著《全唐诗》便是康熙皇帝根据季振宜(季尔庆曾叔祖)的《汇集全唐诗》为底本而御定的。季尔庆征诗并不局限于通州地域,如张椿年《荆华仙馆初稿》(南京图书馆藏,嘉庆间刊本)的卷一,就有一首《季廉夫尔庆征诗来邗,同宿康山寓斋,诗以纪事》,记述了嘉庆元年季尔庆到扬州征访的故事。

这次,季尔庆来到通州,当地诗坛立即有了一阵不动声色的骚动。

如果说孙奎这首诗的记载是粗线条的,那么李渔衫的《季廉夫尔庆为阮芸台阁学征诗海上,赋此赠之,并呈闾学》则透露了更多的细节。诗为七古,凡七十二句,共五百余字。从“东南淮海惟扬州,斗垣金石钟名流”写起,说“国初以来盛词藻,百年文采腾苍虬”,只可惜“飚驰电警一何速,茫茫遗老嗟难留”,从而导致“藤黄茧素半零落,蛛丝煤尾相萦缪”。幸亏“阮公堂堂出江左,麒麟鬣胃珊瑚钩”“慨然有存文献志,倦倦桑梓怀前修”,才有“维扬一郡八州县,鸿篇巨制供旁搜”。因为“吾乡旧隶广陵郡”,所以“亦烦上客来停驂”。李渔衫意象奔腾,在写到第二十九句时,季尔庆终于闪亮登场:

上客者谁延陵子,汗漫常逐卢遨游。暂离芙蓉仲宝幕,高坐湖海元龙楼。元龙楼头请观乐,遍访遗集咨于周。

“高坐湖海元龙楼”句下自注:“廉夫寓陈理堂博士斋中。”季尔庆此次来

通,寓居在陈理堂的元龙楼。陈理堂是谁?就是泰州的陈燮,他嘉庆三年举人,后官邳州学正,著有《隐园诗集》。不过此时的他还没有中举,那几年一直住在通州,与孙奎、范崇简、李渔衫等人诗文往来。他很有才华,做官后好像也不得意,黄仲则有一句“江山诗酒须行意,好为师儒一洗酸”,写的就是他。季尔庆与陈燮不仅是泰州“芸香诗社”的社友,而且同为《淮海英灵集》征诗成员。季尔庆此次到来,受到崇川诗友的热情款待。在元龙楼,大家请来了剧班演剧。酒和诗肯定是少不了的。烛光弦歌,打躬作揖。暮色下,人影幢幢,诗意摇晃。

李渔衫没有去写这份喧嚣,而是笔锋一转,他开始说自己的家乡:“嗟我通城大如斗,一角僻陋沦荒陬”,姿态放得是相当的低,诗作更是“蛟龙与居蛙蝇友,呕哑嘲嘶多村讴”——这当然是自谦之词,他似乎在试探季尔庆。而季尔庆的表现相当本色,他像一个乡下人闯进了藏宝山:

谁知先生独缱绻,太牢土甌同其投。多多益善采复采,青芝赤箭囊中收。

对于季尔庆贪婪的样子,李渔衫无疑是满意的。他开始发挥诗人超强的想象力:“行旆满载向西去,海藏翻倒龙公愁。携向余杭水云窟,鲁鱼帝虎终宵雠。”诗稿到达杭州,经过“两行侍史手银烛,汝南月旦分薰莸”的筛选后,接着就是“行当料简付剗剗,镌梨钁枣穷雕搜”。诗集甫一问世,立马光芒四射:

英灵上同河岳集,奇光勃发三泉幽。寸鳞全豹各斗色,千狐之腋勿良裘。风流乃复见正始,典型似未亡应刘。遂令淮南十万户,吟魂含笑飞松楸。

这首诗,李渔衫不仅送给季尔庆,同时也是写给阮元看的,所以在诗的最后,他发自肺腑地为阮阁学点赞:

埋骨掩骼泽枯朽,此功较此犹为优。主持骚雅坐风月,令我梦绕西湖头。

南通历史上的水产品加工

□程太和

水产品加工是指包括以鱼、虾、蟹、贝、藻等的可食用部分制成冷冻品、腌制品、干制品、罐头制品和熟食食品等的食品加工业。水产品加工和综合利用是渔业生产的延续,所谓“加工活,则流通活;流通活,则生产兴”,搞活了加工,货畅其流,无形给水产养殖和海洋捕捞业开辟了永久性的高速通道。

民国年间,南通曾有蓄鱼公司,货源以淡水鱼为主,除本地长江和内河捕捞外,大多“由芜湖进货,岁计十万之谱,鲜来鲜去投入市场,或转销金沙、二甲等镇”;江苏的鲈鱼、浙江的带鱼大多由船家与本地大鱼行(八鲜行)取得联系,自运来通交售鱼货。渔船进港,鱼由鱼行代售给渔船或商贩,每担收取佣金3分,鲜鱼船运往各地小鱼行,投入市场,小贩奔走四乡,沿途叫卖。如一段时期鲜鱼滞销,则鱼行自行加工贮藏处理。过去,南通的水产品加工采用传统腌制法和干制法,将鲜活鱼货用盐腌制、晒制或烤制成咸鱼干、虾干等,以备食用或销售。民国期间,芦泾港有人自建土冰窖1座,保鲜鲥鱼。

1954年,南通市供销系统在南通市水行桥建鲥鱼池42个、容量700多吨。1956年,水产供销部门建造土冰窖2座、容量3000多吨。随着渔业生产的发展,传统的土冰窖和腌制、干制水产品加工法逐渐为机械化制冰、速冻、冷藏法所取代,但民间腌制和干制水产品仍较普遍。1970年,如东县洋口 and 南通市各建冷冻加工厂1座,南通水产品冷冻厂日制冰能力15.4吨、日速冻能力20吨、贮冰150吨、冷藏量500吨。紫菜加工一般为露天晒干,故质次量少、经济效益较低。1976年,南通市从日本引进1台半自动紫菜加工机,开始紫菜深度加工。随后,半自动紫菜加工机逐渐被自动紫菜加工机所取代。20世纪70年代末,南通先后建成水产制冰厂4家,日速冻能力170吨、一次制冷能力72吨、一次冷藏能力2815吨、一次贮冰能力1100吨。

20世纪80年代,南通沿海镇村兴起了大办“小冷库”和发展现代化水产品加工的热流。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,南通水产品加工仍属初级加工,冷冻鱼大多数是20公斤或15公斤左右1饼,给销售带来诸多不便,一些单位组织节日物资分鱼时,需等待冰冻融化后再拆分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市场需求的变化,水产品加工向精加工和深加工方向发展,即小包装、高品位、高档次。20世纪80年代后期,20公斤或15公斤1饼的冷冻品大包装有所减少,2.5公斤或1.5公斤的小包装相继问世,比例逐年增加。小包装受到消费者的欢迎。水产品加工和综合利用的发展不仅提高了水产资源利用的附加值,而且还安置了渔区的剩余劳动力,并且带动了一批相关行业,如加工机械、包装材料等的发展,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